

新学记

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傅国涌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新学记

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傅国涌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 傅国涌 著 .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207-0497-7

I. ①新… II. ①傅…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5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1937 号

新学记：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八讲

(XINXUEJI: ZHONGGUO XIANDAI JIAOYU QIYUAN BA JIANG)

作 者：傅国涌
策 划：陈 卓
责任编辑：李 森
责任审校：凌 寒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市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2.75
字 数：28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497-7
定 价：59.80 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录

引言	001
第一讲 传统教育	005
第二讲 新旧交替	047
第三讲 留学潮起	083
第四讲 教育家兴	115
第五讲 课本革命	159
第六讲 再造文明	219
第七讲 教育地理	261
第八讲 知识重构	307
尾声 中国现代教育起源再思	355
参考文献	382
后记	397

引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古有《学记》，许多精当的论述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虽区区千余言，却微言大义，对上古以来的教育实践做了一次简要小结。“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我尤其喜欢后面的这一句，多么有力量感，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之《学校》篇所说：“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此言上接《学记》，在等级分明的农耕皇权社会，力主师道尊严，无疑是要一点勇气的。

从《学记》到《学校》强调的就是这样的尊严。只是如黄宗羲痛苦地意识到的“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2000多年来由师道所承载的道统，一直力图对操控着“天下之是非”的政统有所制衡，却常常归于无效。传统教育也始终未能赢得知识的独立性和真正的师道尊严。这和希腊所开启的求知传统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路径。科举制将传统教育与朝廷取士合为一体，千余年来，传统教育早已失去了探求未知世

界的冲动和能力，许多在自然科学或文学艺术上具有创造性才能，做出了特别贡献的人，往往不是科举路上的胜出者，比如宋应星、李时珍、徐霞客，比如徐文长、曹雪芹、吴敬梓和蒲松龄，他们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却都是传统教育格局中边缘化的人物，或者说他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教育孕育出来的。

西学东渐的进程，自晚明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即已开始，却要等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渐渐蔚成大观。大量的译作将新知识和新思想引入长期封闭的古老社会，全新的学校模式也在旧的私塾、书院和各种官学之外，提供了别的可能性。从 1840 年代到 1890 年代，半个多世纪的新旧交替，华夏大地仿佛被挤开了一条缝隙，世界的光透了进来，在传统教育之外，现代教育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在最初的传教士教育家之外，本土的现代教育家们也终于长成了。20 世纪的前 50 年，正是现代教育逐渐替代传统教育的过程，伴随着政治变革、外敌入侵、王朝崩解、革命、内战……一波又一波激荡不已的潮流，现代教育艰辛却稳步地前行，并确立了不可摇动的地位，《学记》所概括的传统教育也渐渐隐没于历史深处。

我想起《学记》最后说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2000 年前，《学记》想要探求的是传统教育的本源和归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根本。

《学记》的时代被翻新，现代教育在中国到底是怎样兴起的？其来龙去脉或者说来路与去向，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求问吗？这本小书就是这一求问的小小结果，我想以“新学记”命名。我当然知道此书只是对这一求问的初步回答，还不足以与《学记》前后辉映，却也是我多年来得

寸进寸、日复一日耕耘的成果，其中包含着我对教育诚实的思考和心得，也记录了我在华夏大地上寻访许多现代教育遗迹留下的脚印。以“新”命名，不仅是溯既往，更是要寻来者。

第一讲 传统教育

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在价值层面的认知主要还是由传统教育所塑造，中国的现代教育远远没有完成，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教育还是一个未完成状态，因此我们更深地生活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之中，我们的整个观念大部分都来自传统教育的深处。传统教育不存在了，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的影响消失了，它已经渗透在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

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教育不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教育不是指鹿为马，教育也不是指马为鹿。反过来说，教育就是指马为马，指鹿为鹿；马是马，鹿是鹿；马有马的美，鹿有鹿的美；马有马的善，鹿有鹿的善。说马是马、鹿是鹿，是真，因为马是真马，鹿是真鹿，马的真善美是我们能确定的部分，因此，在指马为马、指鹿为鹿当中，即包含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全部渴望和努力，教育就是要在时间的不断变化中寻求不变的价值。

“教”“育”二字连用，在《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语中就出现过，但并不是一个专用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汉语开始赋予“教育”现在的内涵，我们是直接从日本引入的。朱光潜说，“教育”这个词在西文中是 education，是从拉丁动词 educare 来的，原文是“抽出”，即“启发”的意思，教育的目的就是启发人性中求知、想好、爱美的天性。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人生来就有这些需要，但只有教育才能使这些需要尽量生长、发展起来。

舒新城在中华书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公民课本》第一册（1923）论及教育时说：“教是引导的意思，育是培养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一面引导学生向前走，一面培养他使他自然发展。所谓培养就是要按照学生身心发育的程序，给以相当的滋养料……一、培养学生底身体、精神，使之有

适当的发展，二、传授以正确知识，三、养成其高尚的人格。”

如何使一个学生“自然发展”？如果舒新城说得还不够到位，那么，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的说法则更为清晰：教育的目的既在辅导学生的发育，启发他们的德性，那就“顺其自然，因其固有”，“教育就是发育的一个步骤，目的在求人格的完成，好比一株植物要长成，要开花，要结实”。他说：“教学两字，原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但在深明教育原理的人，在深知青年心理的人，认为一样用力量，这力量要多多的用在学的一方面，就是，要青年多多的自动，所谓教，也无非是激发与鼓励此种自动的力量罢了。”“所以真正的教育，不但教别人能自动的学，更教自己作进一步的学的功夫。教学虽然并称，而重心所寄还是在学的一方面。”他想到的是《学记》中的“教学相长”。^①教育说到底就是要唤醒这种“自动的力量”。

—

我想从中国的传统教育开始讲起，如果不讲清楚传统教育，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

传统教育在中国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在《学记》《论语》中有了相当成熟而自信的表述。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在价值层面的认知主要还是由传统教育所塑造，中国的现代教育远远没有完成，或者说中国的现代教育还是一个未完成状态，因此我们更深地生活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之

^① 《潘光旦选集》第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427、137、139页。

中，我们的整个观念大部分都来自传统教育的深处。传统教育不存在了，并不意味着传统教育的影响消失了，它已经渗透在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当中。

我试图在整个文明史的脉络中来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现代教育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天上掉下了一块叫现代教育的馅饼，它是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里慢慢展开、逐步演变出来的。如果仅在中国教育史的脉络里来找寻现代教育的起源，可能会停留在纸上，无法深入到真实的教育生活中，也无法理解它与大变动时代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理解它在种种条件约束下发生、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只有放在文明史的脉络里来理解现代教育，我们才有可能把握那个曾真实发生的过程，找到一种历史感。

我想首先在中国和世界的碰撞中来理解现代教育的起源。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也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生的，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别确定的时间、地点开始的。我们首先可以追溯到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也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离现在有400多年了，是他们带来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带来了地球仪和天文仪器，还有《几何原本》，那时距现代教育在中国出现还有很长的时间，但触发中国教育变化的因素已开始悄悄出现。

不说别的，天主教传教士最初引入的世界地理概念，经历了200年之久，最终破碎了中国人原先对世界地理的狭隘认识。以往中国人一直自认为处于天下的中心，这一概念破碎之后才会产生世界的概念，即我们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国，在地理上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次，我们可以追溯到1807年，这一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特别是在1842年以后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中国各地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在中国人尚没有近代学校概念的时候，传教士已悄悄地将不同

于私塾、书院的学校办起来了。这些由传教士最初在通商口岸创办的教会学校，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教育形式，但它们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这是中国与世界碰撞的结果。

再次，我们来看看“向外走”对现代教育产生的影响。如果说传教士是走进来，留学即走出去。这也是中国现代教育起源的一条重要脉络，从最早的 120 名留美幼童到浩浩荡荡的留日潮，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到国外去留学，对于传统教育，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冲击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无论是走进来，还是走出去，这些最终都促使国人开始抛弃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教育模式。

最后，从科举与学校的废兴来理解现代教育的起源。在中国非常漫长的历史中，传统教育最终凝固为一种以科举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但科举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科举也是在传统教育演变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从隋朝开科取士到 1905 年废除科举，这个过程持续了将近 1300 年，历经多次王朝更迭，传统教育受到科举制压倒性的影响，科举主导了教育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方向。一个人要在科举路上走得通，必须按规定的解释，遵循那一套规定的价值观，否则便是离经叛道，怀疑精神不被允许，创造力、想象力亦无法展开，也不可能孕育出与当时的统治阶层不一致的思想。科举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何止 1300 年，即便 1905 年废科举之后，它的幽灵仍徘徊不去，实际上现在的考试制度在精神层面仍然深受科举制的影响。

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来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在基本史料的来源上，我大致从五个方面的资料中整理出了一些思路和脉络。

第一个来源：现已出版的与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有关的史料汇编，包

括大量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文件，如重要的奏折、皇帝的诏书、学制的设立、早期办学情况的统计等；很多重要学校历史的来龙去脉，也都可以找到。例如，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三册），《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册），还有一套部头比较大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十册）。许多大学也出过史料汇编，如《北京大学史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不过我这次主要着眼于基础教育，这些史料很少用到。

第二个来源：晚清以来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广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1909—1948）。《教育杂志》讨论的问题涉及面之广阔、水准之高，都足以为后世之范式。台湾曾出版过一本《教育杂志目录》，厚厚的一大本，只要看看目录，透过那些标题，也大致可以了解晚清到民国急剧变化时代里，中国人对教育问题的讨论已达到什么水准。今天我们能想到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们几乎都讨论过了，而且许多文章的深度恐怕今天也很难超过。历史常常有一种荒诞感，并不是按照线性的进化论观点——现在一定比以前高明，大不一定，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没有比孔子高明，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有深度，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在他们框定的思想范围里讨论。

也许这样说有人会难以接受，难道这几千年就白过了？如果你换一个思路来理解时间，也许就能想明白。孔子离我们才多少年？2500多年。孔子之前还有多少时间？更漫长的时间。孔子不是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冒出来的，他也只是世代代知识积累、文化积累的产物。在孔子之前，也经过了上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到了他手里，他把一部分人类或者说中国人已有的思想做了一次综合，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漫长时间里的积累和总结。

现在,《教育杂志》只能在一些图书馆里才可以查阅。我看过一些原本,它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教育杂志中最深刻的,它的作者面很宽,几乎覆盖了当时全中国对教育最关心、最有见解的人。

第三个来源:《教育杂志》以外的其他杂志。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在上海创办了由年轻的王国维担任主编的《教育世界》半月刊,这份杂志到1908年就停刊了,但王国维发表的一些有见地的文章直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即使一些针对学生的读物,比如叶圣陶等人办的《中学生》等,也值得留意。我还读过一些抗战时期出版的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刊物,虽然纸张粗糙,印制也很简陋,但水准却不低。

第四个来源:在晚清民国接受过教育,或者在当时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留下的日记、口述和回忆录。

第五个来源:一些从事过教育工作、又恰巧有文学才华的人以教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比如包天笑的《馨儿就学记》、叶圣陶的长篇《倪焕之》。由《倪焕之》可以看到“五四”时代小学教育的样子。虚构性的小说恰恰能让我们发现其他材料中不易见到的那个时代教师的心灵状况。

这些共同构成了我追寻中国现代教育起源的史料基础。

先从传统教育说起。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李弘祺教授写过一部《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书很厚,对于传统教育的研究,这本书写得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李弘祺基本上是用英文写作的,这本书却是用中文写就,该书从传统教育的制度、传统教育的思想、传统教育的内容三个方面,清晰地梳理了传统教育的脉络,把中国的传统教育概括为四个字——学以为己,这也是作者理解传统教育的一把钥匙。这使我产生一个

联想，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教育时，是不是也有可能找到类似“学以为己”这样一个词来加以概括呢？

孔子在《论语》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942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写了《论为己之学》一文，认为孔子所倡导的正是“古之学者为己”之学，“一部《论语》论其宗趣所归，一个‘仁’字足以尽之；论其致力之方，一个‘学’字足以尽之。”我很同意这个判断。说到底，从孔子指出所谓的“古”和“今”，直到二程和朱熹的宋代，一千多年，教育上的变化并没有那么明显，无论目的、内容还是形式，依我们今天的眼光常常难以区分细微之别，因此，李弘祺以“学以为己”一语涵盖整个传统教育。

同年，罗庸在题为《学校》的学术讲演中论及现代教育问题时说：“今日教育问题虽有无量，且有广狭大小浅深之别，然此无数小问题盖有一总问题在后，其他问题莫不包括于此问题之中，此总问题为何，曰为文化问题。吾国过去文化方式，与采自西洋之学制不合，实为此问题之根本，易言之，农业社会之精神与工业社会不同，强彼就此，自难适合也。吾国教育，自昔以培养人材为其职志，此人材为能尽性尽伦之完人，国家初未计较其必如此贡献才力于国家，所谓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欧西则视教育为工业的，出品多寡，悉按照国家之需求，教育目的厥在求国家的发展。”他说得很清楚，中国的传统教育重在“明人伦”，即为己之学。而现代教育多仿西洋，有国家目的在内，已变成“学以为人”。

二

如何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最直接，也是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它放在“孔子—朱熹—王阳明”的脉络里来理解，在中国传统教育当中，从一条高的线来说，就是孔子、朱熹、王阳明，在三个不同的时段里产生的三个重要人物。《论语》和《传习录》，主要是师生之间的问对，并不是孔子和王阳明个人的著述，它们代表了传统教育的基本形态，教育即问答，有问有答即教育，教育就是要回答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伦理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个人良知的问题。在传统教育的脉络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他们在思考什么。

实际上，在孔子之前，《周礼》已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拓宽了教育的内容，不限于六艺。著名的稷下学宫也教授比六艺更广泛的知识。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六艺渐渐不再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到宋代以后，传统教育逐渐演变为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儒家经典教育，这是覆盖时间相当长的一个教育常态，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读经典。到了明、清两朝，“四书”就以朱熹的注释本为准。

从汉代起，官学的课程中，《论语》《孝经》是最基本的，此外就是“五经”（《诗》《书》《易》《礼》《春秋》）；魏晋南北朝的变化也不大，虽然读书人在这期间热衷于读《老》《庄》。隋唐开科取士，儒家经典成为主要考试内容，《论语》《孝经》成为基础读物，“五经”之外，《孟子》《荀子》《汉书》《文选》等也被列入，因为唐代的考试科目包括法律知识，所以“唐律”以及相关的典章律令也是读书人之必读。至宋代，除了《论语》《孝经》，《孟子》逐渐变得重要起来，朱熹从小就从这三种书读起，他耗